

寻根之旅

作者：戊草（二）



在已有百年历史的六门大屋前与家乡亲人合影

“妳知唔知蕉岭的福头村？”

她从容地说：“知得，捱就喺福头村人。”

她的回答使我们十分惊喜，正所谓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。便再问她：

“福头村喺唔喺多数人姓锺？”

“喺，多数都喺。”她说。

“妳喺唔喺也姓锺？”我说。

“喺。捱啲名喊锺晓霞。”

“好靚啲名，喺唔喺临天光出生的？”我再问。

“其实，捱出生时还唔曾天光，才三点过钟。但听爸爸讲，嗰日拂晓彩霞满天，就同捱

安名（客家话“起名”之意）‘晓霞’。”……。

真是一段有趣的对话，我进一步体验到“客家妹”的聪明伶俐，大方得体。而且我们已经从她那里得知“福头村”的存在和方位，晓霞还告诉我们，它离蕉岭县城约20公里。使我们信心大增，次日可驱车直接前往，而不用先到县城。

第二天，我们一早起身，梳洗完毕后到一家食店里吃早点。几天来我们总爱到那家五华人开的食店，因为他们夫妻俩开门开得早，这家菜馆的腌面，以及搭配的一碗“精肉枸杞叶汤”非常地道，面里加上“蒜仁姜醋”，除了在梅县，那里还能找到如此价廉物美的家乡风味？我们有时还多叫一钵驰名的“五华酿豆腐”，大家吃得不亦乐乎。

吃罢，开始下起细雨，我们一众租一辆小巴在细雨中出发，去那从未去过的蕉岭县。

蕉岭和梅县相邻，进入蕉岭县境，看到的都是一座座郁郁葱葱的山，山坡上常可看到芭蕉树。蕉岭，或许就是由于“有芭蕉的山岭地区”而得名。那里的路多数是水泥马路，行车大约一个多小时，我们到了一个叫“新铺镇”的镇政府大楼门口，值班门卫告诉我们，今天不办公，我们才想起今天是星期日。但他还是让我们进入停车。本想休息并找个可以“方便”的地方。下了车，发现虽然各科室的大门紧闭，却看到仍有一间办公室”开着门、亮着灯，有三个人在办公，看来他们是来加班的。

我们只好冒昧向他们说明身份和来意，他们停下手头的工作，热情地接待我们，让座、沏茶。详细地了解我们的来意后，一位名叫古青云的女士告诉我们，“福头村”离这里尚远，她说她曾去过那里，并认识该村的一位名叫钟春秀的村干部。她叫我们等一会，从手袋里找出小小的电话本、拿起电话给钟春秀打电话了。我们正担心今天是星期日，如何能找到她，她说打的是钟

春秀的手机，一拨就通。

钟春秀电话里说，根据她的印象，钟家“六门三进”的老房子有是有，但已经倒塌，只剩一角的残垣。我们听了好失望。古女士把电话给我听，我对锺春秀说，我们还是想去看，即便看到的只是那一角残垣。春秀说：

“好罢，我在家里等你们，请记住我的手机号，快到时给我打电话。”

古青云仔细地把去钟春秀那里的路线画在一张纸上，并详细说给驾驶员听。我们真是十分感激他们的帮助，一再向他们致谢后离去，细雨也已停止，我们奔向十多公里以外真正想找的福头村。

车子在沿着一条清彻河流的山间水泥路上穿行，一路所见青山绿水，鸟语花香。每到到一个山间的开扩地，就形成一个村庄，以及围绕村庄的农田和灌溉水渠。看不见有密集的人口，看不见车水马龙，空气清新，烟尘不扬。车子开到福头村，当我想起要给锺春秀打电话时，司机已停下车来打开车窗向一位行人问路，没想到司机一提起锺春秀，那人就指向一位迎面走来的中年妇女

说：“那不就是春秀嘛。”我们赶紧下车和她见面，她说：

“我和你们通电话后，马上就再去了解情况，原来在印尼做豉油厂的华侨建的房子，不是我电话里说的已经倒塌的那一间，而是另一间，现在还基本完好，还有人住着，现在我就带你们去。”

她一口气讲完后，真让我们喜出望外，赶紧跟着她走。

在马路上走了一小段路，转了个弯，就发现在路口已经等着一群乡民，男女老少大概有十多人。春秀把为首的一位老太太介绍给我们，她说这个老人家就是印尼开豉油厂老板的家里人！我们握着她的手，她穿一件对襟的深色呢上衣，表现得既大方又从容，用极其标准的客家话说：

“是的，我叫徐辛勤，1951年从梅县嫁过来，我的丈夫叫锺承德，他是锺参元的儿子。”

我听后脑海里在想，她应该是钟家的人了，同时考虑着我应该怎样称呼她。为了进一步证实，我问：

“你知不知道锺家在印尼做什么？”